

wh | 诗路花语

虹

■ 吴慕君

东方一场新雨过去
是谁在用彩笔图画
把这么长的虹绘在了天空
赤、橙、黄、绿、青、蓝、紫
那分明是一架七弦的琴
架得那么庄严稳当
偌大的地面是它的奏台
上面摆上了杜鹃牡丹水仙
用绿色作铺垫
把千娇百媚的花儿穿连
旷阔的天穹是它的幕景
有白莲朵朵
有远空的星
还有西天柔美的余辉
点缀出清淡的雅致的色彩

这是一次多么杰出的演奏
是神啊是仙
还是天宇里未面世的精灵
正把柔指挥舞
潇洒飘逸间
弹出旷世的天籁之音
从那边穿越到此
这里有清风和鸟
有蝉儿伴唱
还有数不清的昆虫儿
纵情地低吟

乡野的陇亩

■ 李玉峰

乡野的陇亩
一张犁铧犁出农夫脸上的沟沟
壑壑
父亲把饥饿连同那苦难的岁月
一起犁进泥土化为庄稼的养料
嗅着稻谷与红薯煮出的一股股
清香
夜梦里,我循着父亲犁开的垄沟
踏访
又见一茬茬庄稼在平静里孕育
着丰年

乡野的陇亩
你把多少厚重的深情悄悄埋下
又托举多少平凡的伟大默默隆起
禾苗在螺蟹的中耕除草间节节
拔高
稻穗于蝉蛙的交响乐曲中灌浆
饱满
犁铧把岁月一年年犁成不老
春秋
镰刀把时光一寸寸雕刻成永恒
画卷
收获满筐希望的农民感恩大地
馈赠
一个个摘果村妇颤动丰盈的胸脯
为这个远离都市的乡野绽放美丽

乡野的陇亩
一缕浓浓的乡愁裹着诗文袭上
心头
万千思绪牵着无言的鼠标缓缓
行走
倘若来生还有墨水在心中流淌
笔尖指向的地方
依然是父亲与老牛留下脚印的
那方田畴

水龙吟·海南岛

(外一首)

■ 张业琳

珠崖四季春秋,天蓝海碧山葱郁。
五峰雄耸,万泉阔涌,绿洲奇毓。
瀑落青溪,滩飘玉带,鱼游红树。
醉雨林椰羽,啼猿鸣鹿。迷人处,
神仙驻。堪喜祥云飞渡,牵来了、
环球凤鹭。风帆万里,丹青千幅,
南天一柱。红色文光,黎苗韵彩,侨乡
眉宇。看南珠璀璨,蕙兰娇妩,烟霞
铺路。

青玉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东倭残暴人寰绝,腥风漫,凄声切。
怒火燃烧华夏血。
黄河浪激,雄狮吼烈,抗寇心如铁。
八年鏖战驱妖孽,亿众投鞭惊世界。
军国虽崩魂未灭。图强不息,复兴不歇,扶我中华阙。

投稿邮箱

hnrwbxb@163.com

wh | 名家翰墨

■ 黄宏地

德雄要出一本他的舞台摄影作品集,样书就放在我的面前,封面是一幅黎族舞蹈的剧照,漆黑的背景下男女主角的造型,男主角身上的蓑衣,还有围着他们的像一朵朵荷花盛开的草笠,封面的题字是德雄自己写的,也是眉舒目展,神清气爽,看着便意思思地不禁有一种喜欢。德雄让我写序,我是连讨价还价的机会都没有的。多年前我就曾写过关于他的一篇文章,德雄看过,开心得不得了,说是写得好。其实我也是写出来让大家开心的,就像画画的随便的一幅速写,拍照片的随手的一按快门,写了就写了,没想过要做什么用场。和德雄交往,知道他是个很有故事的人,即使上天入地,横写竖写,我还觉得他的人会比写他的文字和拍的照片更生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德雄的摄影已经名气很大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章杂志,三天两头常见刊有他的新闻或艺术的摄影作品,我和他也是几乎在那个时候认识的。那时他在琼海文化馆负责摄影。记得那年的元宵节,琼海举办很大的一次花灯活动,我

们是在人潮汹涌的街头见的面,他刚拍完照从依着骑楼旁的一架梯子上下来,一件深色的长衬衣,已被汗水浸透,袖子卷过胳膊,挎着一个又大又沉的相机包,头发蓬松,肌肉壮实,举止谈吐,很是有些泥土气息,那是阳光里的泥土,年轻活泼,如火如荼。见了面,说了些鞋头脚面的琐碎事,一转身,他和他身上沉重的相机包一起就又消失在东奔西突的人流中了。

不久,德雄调来报社,我们成了同事,亦住的同一幢楼,我在楼上,他住楼下,每天一早,我去上班,见他已经拿着相机从外面回来了,我出去采访,晚上回来,见他又拿着他的照相机出去了。真的是风里来雨里去的角色,我嘴上不说,心里实在佩服。一来二往,终于知道德雄小时候最先是对画画有兴趣,他家住在潭门镇的乡下,每个周末,他为了到市里看人画碗画,要骑二十多公里的单车,到很晚才回去。他参加工作,最早是在公社里放映电影,放电影前总要有幻灯,那都是他自己画的。他还画电影海报,画壁报。于是对于线条色彩构图之类的,已经烂熟在心里成了一种本能,一种技巧,一种智慧,所以在摄

影这个行业里,他总能应付自如,游刃有余,举重若轻。凡有他的地方,就有风景,在不是风景的地方,也能够用他的感觉和镜头,捕捉出如梦如幻,如歌如诗的风景来。

听说琼海市那座著名的红色娘子军塑像,从北京请来的雕塑家正对人物的形象一筹莫展,后来得人指点找到了德雄,见到他拍的一张人物的形象,已是形神具备了,那位雕塑家看一眼,就忙不迭地说,就是她了,就是她了。现在的那座雕塑,每天接受着中外游人敬仰的目光,没想到她的身上,亦有着德雄的对美的理解和智慧呢。事后我问过他,怎么就那么巧地给你拍到了,他说就是感觉吧,一眼看去,就觉得她应该是一幅好的作品,没想到她可以成为这个样子。一件本来可以张扬得声裂金石的事情,却让他说得云淡风轻,婉顺自然,他的那种对摄影艺术的感觉,实在是有些斤两。

德雄学过绘画,也学书法,在摄影之余,他也会画一些油画。在我主持的文艺副刊上,就曾发表过他的油画作品,他在海边长大,他画的大海也是自有一格,有他自己的神彩。他是摄影记者,我是副刊编辑,他却常

常关心我们副刊的文字,和德雄在一起,只谈文学,我们亦是会津津有味的。他知道什么是好的文章,什么是不好的文章,且句句都在规矩方圆之中,有时我想,德雄要是写文章,应该也是一位不错的作家。

德雄的这个舞台摄影作品集,收集了他的一百幅作品,应该只是他作品中的极小一部分。要给德雄写序,我在电脑上百度了,才发现籍籍台摄影而成集子的,德雄算是第一个,这本摄影集的分量便不同寻常了。对于摄影,我是隔行如隔山,想说也说不出什么门道来,就是觉得唱歌就是唱歌,跳舞就是跳舞,没有胡里花哨,没有光怪陆离,平实,亲切,就像和德雄的素面相见,愿意一页一页地看下去,直到把它看完。读古诗里的姜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也只是平实,亲切,但却永远是代表无数时代的最高的艺术境界。德雄的舞台摄影作品,是艺术,也是历史。艺术的舞台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桃花谢了荷花开,在德雄的这个集子里,一页一页的都见证着我们这个时代文艺舞台的缤纷多彩。

■ 陈正优

一九七五年,海南农垦局决定整治加来洋,提出举垦区之力,苦战60天,整治农田5万亩。当年冬天,垦区数万名职工浩浩荡荡开进了加来洋。那年我高中毕业,自然融入了这场浩大工程建设的洪流。

局工程指挥部设在田洋的正中央,指挥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犹如野战部队野营训练的住所。各农场抽调的干部、职工就在所分划的地段里安营扎寨,千军万马搅醒了整个大田洋。铲丘陵填沟壑,修灌渠通排沟,修公路筑田埂,平表土造梯田,劳动场面极为壮观。田洋上红旗招展,用红布条和簸箕写成的标语随处可见。局里的《治田战报》,场里的《治田简报》雪片般传来,高音喇叭里轮番播报典型人物的事迹。处在热烈的场面和浓厚的政治气氛中,我也想写些稿子鼓励工人们的劳动激情。写什么呢?边劳动边思索。

场里分给我的首要任务是修一段灌水渠。修水渠,分工主要有三。挑工,把土石挑到坝上夯实,干了几天,肩膀上出现红肿;铲工,面对排着长队的挑工,腰直不得,干久了也出现腰酸;凿工,撑着钢钎把土石凿开,松开土石,铲工才入手。凿工需要臂力、腰力、手力同手并用。开始,我们几个年轻人都轮流撑钎,两天下来,手起了泡,泡泡一破见血了,只好老老实实当挑工了。轮钢钎的活还是落在老队长身上。老队长身材高大,粗实的手臂,一双茧手皱巴巴,风雨给他镀上了一层黝黑的皮肤。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参加松涛水库工程建设。人民公社成立后,年年带队完成各项水利工程任务。在治田会战中,他的精神不减,操起钢钎,一凿一个坑,一凿一片土,一个月下来不换届,不曾说过苦与累。上工是最早一个到,先凿了一片土,大队伍到工地就有土挑了,下工是最晚一个走,把工地检查一遍,是否有不安全的隐患。在他心里,队里的活永远干不完,也永远干不够。会上会下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劳动光荣”。队里的人称他他是干活的好把式,水利工程建设“老钢钎”。

经过一个月的劳动体验,我的写作灵感来了。连夜执笔,一首《老钢钎》的诗歌完成了。利用中午工休时间,我一口气跑了五公里的路,把稿子交给了局指挥部《治田战报》的工作人员。第二天上工的途中,指挥部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激动人心的革命歌曲,接着传来播音员清脆的声音:现在广播今日《治田战报》发表的一首战地诗《老钢钎》——咱队职工江华坚,大伙称他“老钢钎”。昔日奋战松涛边,今日治田威不减。铁臂举时风涛涌,钢钎落地土石掀……“老队长上广播了”,大家奔走相告,你一言我一语,都朝老队长逗乐,弄得老队长满脸涨得通红。工地上顿时热闹起来,工友们干起活来更加起劲。这是我平生 in 报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能为治田大军献上一份精神食粮感到欣慰。

光明如梭,弹指40年过去了。加来洋已建设成为享有盛誉的商品粮食生产基地和冬季瓜菜生产基地,加来人民已经分享到大会战带来的成果。如今,许多像老队长那样的劳动能手已经离世。写下这篇短文,意在让后人永远记得前人创业的艰辛,继承和光大“劳动光荣”的传统,建设自己的美丽家园。

wh | 异域风情

维也纳炸猪排

■ 阿丁

炸肉排算是西餐内容,我出国前就炸得倍儿棒,而且还传授给了我家的保姆。过去这道菜在中国还算新鲜,有朋友来家里吃饭的时候,小保姆会显摆着做炸猪排。等我出国了,炸猪排便不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了,几乎所有的餐馆里都可以点到这道菜,就是在快餐店里也常常可以看到它,日久天长也就习以为常了。

几乎欧洲人都懂得炸猪排,无非是把切成一指厚的肉片,用一个特制的锤子砸,那锤子的头不是平的,而是带着一排排四方棱,这样不仅可以把肉砸烂,而且不会碎,一块拳头大的肉片最后砸出来和巴掌一般大小,然后用盐腌制后再用鸡蛋或者湿的淀粉涂抹均匀,最后裹上面包渣下油锅,外焦里嫩,咸淡适中。这道菜很关键的一点是火候的掌握,外表金黄为最佳,头几次弄不好也没关系,只要是熟了,可以照吃不误,几次下来自然就掌握了规律。

但是要说炸猪排是谁发明的,这可就难了,欧洲人都认为这是太家常的事情了,所有的女主人都会做,有点像中国的炸油饼,不管会做与否,没有人问它是谁发明的。

可是聪明的奥地利人早在几百年前就宣布炸猪排是他们发明的,虽然很多欧洲人不以为然,但是“维也纳炸猪排”已经是奥地利的一道“名菜”,早已赚足了世界各地到奥地利游玩的男女老少的银两。即使一个简单的事情,一道简单的菜肴,可以成为一个标签,一个符号,一直让我琢磨。

在维也纳,我执意要到一家专门经营炸猪排的老字号figlmüller 餐馆去品尝一番。figlmüller 餐馆坐落在老城最著名的斯蒂芬大教堂附近的一个弄堂里,它建于1905年,已经是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走近它才发现这个老字号似乎依旧如故,朴素而简单,没有丝毫的奢华和望而生畏的感觉,有的只是它的平和,很像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者,默然站在院落里恭迎着往来的过客。

吃饭的时间里,很多操着不同语言的游客等待着座位,走进才知道这个老店只有百八十平方米,四五个店员,十几张不大的桌子,餐馆里的陈设简洁古朴,可以说就是一个平民餐厅。餐单的条目也很简单,除了最著名的维也纳炸猪排外,就是沙拉、汤、面包,以及酒水了,没想到的是,那炸猪排竟然炸得像鱼一样大。

食过后一算账,一个人只需要花费十几个欧元,相当于人民币百元左右。

走出餐馆后,我忽然有些感慨,觉得维也纳炸猪排之所以可以成为维也纳,乃至奥地利整个国家饮食的一个品牌,重要的是,所有的商家都在以职业的操守维护着它。至于figlmüller 餐馆这个老字号,也许在很多人眼里都是块金字招牌,也完全可以把它做大做强,并由此而致大富大贵横财,但是这似乎在这家餐馆里看不到这种欲望,能够看到的是,他们把这个百年老店当做营生,同时也享受着这个营生,他们工作着,更是在生活着。

wh | 动物档案

小狗黑子

■ 傅林

不知道为什么,大姑奶奶家决定不养它了。它矮小,毛又长又黑,是只母狗。它被放在饭桌上,眼睛亮汪汪地看着我。我还不懂得怎么和动物相处,只好躲开。我走,它马上跟着我走,我停下,它也马上停下,我假装看远处的树,眼睛的余光看它,发现它也吐着舌头,专注地看着那棵树。我没有付出任何东西给它,它就这样直截了当,没有一点儿过渡地献出了它的忠诚。

我娘有时叫它“黑子”,大多数时候什么都不叫。

而我因为执拗地不喜欢那个名字,就总是什么都不叫。那时,我不爱和别人说话。而它也不大和别的狗接近。村里的狗都很大,多数是牙狗(公狗),它们都爱凑过来招惹它。我总是很生气。有一次,我们走在路上,一只大狗冲它汪汪直叫,我吓得一躲,它看来也吓坏了,但反而站在原地不动,身体像猫那样弓起来,弯得厉害。长长的黑毛直竖,像刺猬。它怒目而视,发出和往常完全不同的低沉的“呜呜”声。就这样相持着,大狗被它的主人喝止了,我们又沉默地走开。回家之后我发现它很累,很累。

我不知道它是怎样怀孕的,有好几次。每次生产,我娘都提醒我们不要接近它,连我也不行。每次产下的小狗我都很害怕,它们像光溜溜的老鼠,不过总是没过几天 就变得很可爱,但总是这个时候,娘也开始发愁它们的未来,这些狗我们养不起,也不可能养,那时家家有狗,没人愿意要这样矮小的狗,尤其是母狗。

我求娘养这些小狗,娘总不答应,为此我常常偷偷流泪。姥姥有一次跟我说:“养它们不就成了窝子狗了?那样就没人敢上你家来了!”但是我不信,它和它的小狗不会欺负别人的。

那些终于消失了的小狗只有一只我后来见过,它毛色土黄,身体细长,完全不像它妈,在我家长大的时候,它活泼极了,但送人后没多久,不知道怎么又路过我家,变得非常凶悍,见了它的妈妈竟认不出来,还大声叫唤。我气坏了,但是突然间,它好像想起了什么,冲到黑子头低下亲热地闻起来,黑子也亲热地闻它。它还是想起来了。我总是想黑子一定会像人那样抱怨,但实际上它可能很安于自己的命运。

我们就要搬到新家的时候,它又怀孕了,但这一次生产之后,它彻底累坏了,一点东西都不吃,甚至我娘狠下心给它打的一个鸡蛋它都不吃。以前,娘曾经好几次因为它偷吃鸡蛋而狠狠打过它。

它逐渐走路都不稳了,但每次被迫起身都会努力回到它的小狗那里静养静养,让它们吃最后的奶水。我走到面前它也不再看我。我相信这不是没力气,而是它看不起我了。如果是现在,我一定会帮它把那窝小狗养活。

它死了。爷爷动员了好几次要把它尸体卖给收狗的,能卖好几块钱。但是娘还是忍住了,把它埋了。我经常会想到它。

在我居住的小区里,每当看见狗,我就想起它。对我来说,这世界上所有的狗都不如它。它为我,一个沉默寡言的小主人,付出了没有任何前提的忠诚。它没有得到过什么,但经历了主人也不能替它阻挡的种种欺凌。它也不会知道,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边哭边回忆它的一切,而大部分细节都被我忘记了。

美丽风景(油画)
吴楚宴作

wh | 流年剪影

老钢钎

的更深刻的内涵,只有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才能经久不衰。

“打开一扇门/也是制造了一堵因禁自由的墙/危险是永存的/而内心的壁垒/比一堵墙还要坚硬/仿佛一束光线/不厌其烦地照在每一个角落”。这一节诗选自乐冰《丑陋的生活是被毁灭后的风景》,表现了诗人悲悯的人文情怀,该节诗承载着诗人对现实某些生活的疼痛和不安。

在诗人看来,“丑陋的生活”犹如“内心的壁垒”,往往要“比一堵墙还要坚硬”,这种对现实生活无解的焦虑心态,造成了诗人内心的疼痛。我以为,这种疼痛是缘于诗人内心对灵魂的坚守。

著名诗人李少君在评论乐冰的诗时写道:“乐冰对生活有很多的个人发现,有些超乎意料,有些则是从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中找到诗眼,其实这样的写作方式更为高妙。”我以为确实如此。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庸俗、低俗、媚俗是当今社会的三大弊病。诗歌作为文学载体,必须承载其应有的作用,让诗歌回归文学,用文学抚慰心灵,救赎灵魂,驱除社会弊病,让人性回归社会,让温暖随处可见。作为诗人的乐冰始终用自觉精神回归到文学层面,坚守着平民化诗学。

乐冰说,“诗不仅仅只是诗人自我欣赏,诗归根结底还是要面对社会大众,进入百姓生活,起到它应有的作用。”他积极提倡“口语诗”。他认为,“口语诗”是回归到新诗的起点,“口语诗”老百姓容易接受。当然,“口语诗”与“口号诗”、“口水诗”是有本质区别的。“口语诗”通俗易懂,也讲究意境,不像白开水一样,无色无味,而是无色之下,有意味无穷的深刻内涵。

“父亲的遗物是一只老怀表/老怀表滴答滴答在跟我说话/仿佛生前的父亲在跟我絮絮叨叨/它躺在我的怀里/就像童年的我躺在父亲的怀里/我感受到老怀表的心跳/父亲一样的心跳//勐童一样的老怀表啊/我喜欢听你铿锵的声音。”

我以为,乐冰的这首《一只老怀表》,是一首比较典型的“口语诗”和“平民化”诗歌。该诗通俗易懂,语言生动自然,意象形象逼真。诗人从父亲的遗物老怀表想到离世的父亲,以老怀表转动的声音比喻父亲的教诲,老怀表“滴滴答答”,仿佛父亲在跟我“絮絮叨叨”,老怀表“躺在我的怀里”,“就像童年的我躺在父亲的怀里”,这种拟人化的比喻,活灵活现,紧贴生活现实。

读乐冰的诗,深深地感受到诗人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大地、热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人。以他的成名作《南海,我的祖宗海》为例。这首诗2012年4月在网上发表后,立刻引起广泛关注,不到一个月就有数万人点击,人民网、新华网、凤凰网等媒体纷纷转载。之所以让众多人喜爱,流传广泛,是因为这首诗让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乐冰的诗来自生活,去尽繁华,这样的抒写温暖人心,有朴素之美,拥有广泛的读者也就不足为怪了。

wh | 书斋小语

守护心灵的净土

■ 余正斌

在日前三沙市成立三周年纪念活动“三沙梦·中国心”的诗歌比赛中,诗人乐冰的诗歌《三沙之歌》,在面向海内外华人征集的千余首诗作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

乐冰是近年来活跃在中国诗坛的海南诗人,他的诗歌《南海,我的祖宗海》曾引起广泛关注。诗歌俨然成为了乐冰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诗歌中找到了人生快乐,诗歌也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

文字是一个人追逐内心独特气质和灵魂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在这个浮华盛行的年代,始终痴迷于文字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而诗人乐冰,就是一个乐于用文字抵达灵魂的人。读乐冰的诗,既有一种现实疼痛感,又享受着一份生命的美丽和纯粹的孤独。

认识乐冰,缘于一次聚会。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话不多,很低调,但一提到诗歌,就会侃侃而谈,特别是酒过三巡后,他骨子里的那种诗人特有的豪气和睿智,就特别凸显。他的诗如他的一样,思维敏捷,话题一旦打开,往往让人猝不及防。

乐冰对诗歌的态度是诚恳的,真实的。他始终以一颗敬畏之心对待诗歌。他认为,“他在生活面前,只有谦卑地扑下身子,用心灵开掘坚硬的生活外壳,才能创作出闪光的诗歌来”。所以,他用灵魂关注生活,捕捉生活细节,观照生活中的每一个生命个体。在他的诗中,如小草、蚂蚁、萤火虫、小鸟、绵羊、土豆、苹果等一些微小物什随处可见。这些对象虽然很小,却能展现“一滴水也能看得见太阳的光泽”。

“黑夜里的雨落下来/落在甬沿的铁皮上/很响,像炒豆子的声音/接下来,落在窗楣榕树的叶子上/声音小了许多/再接下来,落在泥土里/悄无声息/仿佛融化在漆黑的夜里/这些像我们的一生/小如水滴/小如微尘”。他的这首《黑夜里的雨》,篇幅很短,以朴实的语言,表达了深刻的寓意。

诗中的“雨”、“豆子”、“叶子”、“泥土”都是一些最常见不过的意象,但在诗人的笔下栩栩如生,一幅自然的画卷呈现在读者面前。诗歌通过时间变换,从“雨落下来”的声音“很响”,“到接下来”“声音小了许多”,到最后“再接下来”“悄无声息”,展现了事物变化的内在规律。在技巧上,诗人运用了隐喻和以小见大的手法。把“下雨”这一微小的过程比喻人的一生变化过程。其实,人的一生,在表面上看轰轰烈烈,但实际上到最后,也只不过是“在悄无声息”中“落在泥土里”。

诗歌的本质在于诗歌所表达的思想情感。而思想情感是否真实、真诚、真挚是一个诗人诗歌写作的核心要义。乐冰在诗歌创作中,始终守住了“真诚写作”这一诗歌书写的底线。在他看来,真诚写作就是“我手写我心”。他说,“我不反对百花齐放,创作自由,但关注生活、关注生命、关注自然,写老百姓看得懂的诗歌,才是真诚的写作。”

其“真诚写作”,仅是“真实”写作还不够,还必须“诚挚”,要赋予诗歌作品更多